

从布阿吉尔贝尔到巴师夏

——浅探一个半世纪间法国社会经济思想的几度转化

刘威

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于1693年发表了《法兰西详情》后110年,1803年西斯蒙第首版第一部经济著作《论商业财富》,再过半世纪,弗里德里克·巴师夏1850年印行了《经济和谐》。一百五十年间,法国社会经历了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万家墨面,路易十五、十六时期的民生凋敝和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向封建统治金钲羯鼓的恣伐、拿破仑专政对欧洲各国大波大澜的突决以及1830—1848年“七月王朝”时期无产者与资产者生死存亡的搏斗和第二共和国的建立。政坛变幻、波谲之诡,资产阶级最终掌握政权,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反抗斗争从未止息。布阿吉尔贝尔、西斯蒙第、巴师夏的经济著作正好反映了处于大动荡时期的法国古典学派到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和庸俗经济理论的几度转化。本文试图以三者著作为主线,浅析嬗变、并祈赐正。

一、风雨如晦,重农主义者倡言改革

布阿吉尔贝尔生活的年代衔接波旁王朝由盛转衰。路易十四好大喜功,对欧洲盟国接连发动四次矫饰虚荣的战争。萨伊认为,这种战争不仅造成国家财富与资源的损耗,更可怕地是造成人才无可补偿的损失,这只是起源于最高当权者的任性、不义、愚蠢和放纵。路易十四更倒行逆施,一反波旁王朝开创者亨利四世和辅佐亨利四世终成大业的苏利氏务本戒奢,使民以时,让占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手工劳动者能饕餮而治的训戒。任命财收大臣柯尔贝尔,以聚敛金银为

目的所推行的牺牲农业,发展手工工场,增加奢侈品生产和英国、荷兰争夺海上贸易、运输的极端重商主义;轻率废除“南特敕令”,挑起本已沉寂的宗教冲突;耗费巨帑修建凡尔赛宫,在宫中巡施恩赏,把凡尔赛变成销金窟、无底洞。这与法国农民的蓬蒿茅椽、绳床瓦灶的困苦生活形成鲜明对照。

根据统计学者莫洛台·赵奈斯调查:农民从田间每收获四束谷物中,一束归教会,一束归国王,一束归地主和税吏,最后一束才归自己作为一年生计和用于下一年生产。路易十四、十五两朝,罗掘俱穷,农民不断逃亡,耕地面积迅速缩小,八十年间耕地减少一半。《财政总稽校和各省行政长官集》记述了农村的惨境:凡调查过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居民贫困状况,房子倒塌了无力修建,自耕农卖光了自己的土地,拥有牲口和若干资金的租地农场主再也看不到了。耕种土地的都是对分制雇农和半是乞丐的农民,他们还欠着无法还清的债务,最轻微的自然灾害都会导致他们行乞度日。”圣莫尔和标芳统计:法国二至十六、七岁青少年夭折率竟达四分之一以上。但凡尔赛宫中祝宴、舞会、狩猎、郊游日无暇晷。一万六千名廷臣侍奉国王,一千九百匹名马供国王随时驱驰。厩有肥马、野有饿殍,这是宫廷率兽食人的结果。

布阿吉尔贝尔谴责柯尔贝尔的极端重商主义政策:“货币成了万物死刑的执行人,货币向全人类宣战,财政技术不外是一个蒸

馏器，在其中有多得骇人的财物和商品被蒸馏，其目的仅在于取得这个有害的膏汁而已”。^①

路易十四统治末期，1713年政府赤字达到三十亿锂的惊人数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证明了重商主义的彻底破产。

布阿吉尔贝尔的重农主义思想是在路易十四“联即国家”的极权统治下产生的。他向社会公诸了法国农民不可言状的痛苦，揭橥了重农主义者的改革主张，疾呼关心农业才是唯一出路。他指出耕作者的繁荣昌盛是一切其它等级财富的必要基础，国家的威力蕴藏于农村健康的居民之中。和重商主义者把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截然相反，他认为社会财富来自农业生产。由于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就为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路易十五和摄政王菲利浦昏庸无能，封建王朝的统治大厦行将倾圮，反而任用英国人约翰罗滥发纸币，把本已千创百孔的经济推向全面崩溃。路易十五只知眼前行乐，说：“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是一个空虚、没落行将就木的封建统治者的传神写照。

弗朗斯瓦·魁奈是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者，他斥责财政大臣：“柯尔贝尔眩惑于荷兰商人和奢侈制造业绚烂的光彩，而不考虑货币的真正用途，结果使农业国的经济组织整个陷于混乱，这种支持着毁灭的奢侈豪华、在货币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收入及富裕外观欺骗着下层人民，而实际上使财富再生产和国民保有货币日益减少。”^②他申述自己的改革思想是要用理性的光明照亮政府。他进一步对“启蒙运动”学家的“自然秩序”观进行阐述。认为“自然秩序”是从人的本性出发，由一切理性的人认为可信的合乎逻辑地起源于自然的秩序。开明君主应念兹在

兹去维护这种完美的社会秩序，从而使个人自由和个人所有权得到充分保障。

他强调农业是唯一生产并提供“纯产品”，即利润的部门。认为在获取财富的所有方法中，没有比农业更优良、更丰富、更愉快，更加适合于个人特别是自由的人了。但他指的农业是资本主义大农场而非小自耕农。在《苏利氏王国经济精华》一文中，他直言不讳，指出国家财政出路在于扩展大农业，排除小农业。这足以证明他的学说是用封建外观掩盖着的资本主义实质。

魁奈出身平民，由于刻苦奋发，更重要的是路易十五垂青，才得以破壁飞土被封为贵族。然而波旁王朝颓运方至，变故渐多，谗谿之雾遍被宫廷，呼吸与领会之者，魁奈而已。他由学医转而研究经济，目的是匡济时艰。他期望秉国钧者能以波旁王朝开创者为榜样，革除弊窦、实行改革，创造蓬勃有为的政治局面以绵延王朝统治，说：“难道现在不可能再出现一个新的苏利吗？”

路易十五虚骄如故、愚顽如故。魁奈万分悲凉，说：“在出现虚脱症和消耗症的王国，我们可悲的住民们终于遇到了这种不幸的命运，‘灾祸来临了’”。^③

把重农主义推向最高峰的杜尔阁，谴责当时社会贵族横行霸道，乡村逐渐荒芜，商业完全萧条，法国前景一片黯淡。路易十六登极，杜尔阁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财政总监，他踌躇满志准备改革。为了振兴早已衰败的农业，废除了农民筑路徭役，消除妨碍谷物自由贸易的障碍，取消教士、贵族免税特权，取缔行会允许竞争……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准备次第付诸实施。但是，由于重农学说的实质是希图在封建生产方式的瓦砾堆上培育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花朵，所以，当时就遭到极端顽固的封建统治者的仇视。由于他们倡言的改革是有利于大农场主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而排斥小自耕农为代表的

小资产阶级，所以“重农学派的资本主义性质，在它繁花盛开时期已经在一方面引起了林格和玛布勒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引起自由小土地所有制拥护者的反对”。④而革命人民则把重农理论家看成是一批忠于国王的封建大臣。统治者没有把重农主义的金玉良言当作空谷足音，反而当成奇谈怪论。重农主义受到来自上自国王下至人民群众的四面八方的反对。

试图用开明的经济政策医活病入膏肓的封建王权，用新兴的资产阶级改革思想为腐朽的王朝服务，注定了重农学说不能被见容。

君之视民如草芥，民之视君如仇寇。由于不堪压迫，社会下层暴动斗争此伏彼起：1702—1704年以米扎尔为首的反苛捐重税斗争；“无套裤汉”起义遍布全国；1704—1750年人民激愤准备焚烧作为王权、压迫象征的凡尔赛宫。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以第三等级面目出现的资产阶级，不仅作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且也作为争取全民利益出现，使这一斗争具有了如此大的历史意义。

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风暴来得那样迅猛，把波旁王朝和各种维护王朝的统治思想扫荡得烟消云散。大革命后，封建王朝和它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荡然无存，披着封建外衣的重农学派也自然被人们置诸脑后。

二、西蒙斯第终结了重农学派，创立了小资产阶级经济理论

1789年7月14日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给封建制度以致命打击。但资产阶级立宪派把持的“制宪会议”，宣布的“八月法令”，非但没有满足占法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还暗中勾结王党分子作复辟图谋。此时，外国干涉者大军迫境，国内反革命蠢蠢欲动，一时危机四伏。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雅各宾派率领人民夺取政权。并把解决农民渴求的土地问题作

为巩固政权的关键。从1793年6月3日到7月17日，国民公会接连颁布三个土地法令，规定把逃亡贵族的土地分成小块，用十年分期付款的办法售给农民，同时烧毁封建地契，它激发了农民支持革命的热情。由于大批无地农民变为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耕种便成为法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也巩固了小生产在法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后，尽管法国政坛风云变幻：以热月党人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专政；通过“雾月政变”上台的拿破仑掌权；波旁王朝的复辟；“七月王朝”的瓦解和第二共和国的建立，都没有改变雅各宾的土地政策。

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使经济较快发展。拿破仑时期，工厂和手工工场数目增加了百分之七十。生产技术日新月异，雅卡尔纺织机的应用，化学工业在巴黎的创建，旺代尔式焦炭炼铁炉的投产，勃艮第钢铁工业的奠基，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也使以雅皮、珀若和科克雷尔家族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大发横财，劳动者生活每况愈下。历史记载：工资下降，就业没有保障，劳动和居住条件极端恶化，贫苦儿童从幼年起便开始随着自己的母亲进工厂，每天劳动长达十五—十八小时，有一半童工不到十岁便被活活折磨而死。

残酷的现实使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学者伏尔泰、狄德罗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符合上帝旨意，是上帝为人类幸福而安排的“自然秩序”理论遭到破灭。工人捣毁机器事件不断发生。

西蒙斯第是重农学派的告终结者和小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开创者，具有二重身分。他以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大规模机器使用成为现实社会罪恶和不平的渊藪。他提出，只有使现代社会复归到他理想化了的并耕而食的小农生产的局面中去，才是消灭资本主

义弊端的唯一途径。因此，在他的经济思想中对重农主义的继承与变异俯拾皆是：

重农主义者提出“农为邦本”，认为构成国民生计的一切职业、技术和手工业，特别是在法兰西，产生了二百种以上的职业，这些职业全部来源于土地的产物。

西斯蒙第师承上述观点，认为，从土地产生的财富，是所有财富中最必需的，因为全人类的生活资料都必须来自土地，土地为一切其它劳动提供原料。

对于工商业资产阶级贪婪追逐金银，重农主义者嗤之以鼻，说，“金钱所做到的，远不是为贸易和生活必需品的交换提供便利，而是变作了企业家的暴君和吸血鬼。”

西斯蒙第起而响应，指出工业资产阶级通过对劳动者的压榨获取了大量财富，但巨额财富除了给各阶级带来忧虑、贫困和彻底地破产之外，并没有产生任何社会利益。

重农主义者指斥，富有者顶礼膜拜的金钱本身完全没有任何用处，只能引起人们无休止地贪婪和朝廷搜刮。金钱造成的罪恶，远远超过那些恶名昭著，穷凶极恶的盗匪。

西斯蒙第亦步亦趋，说：“棉织厂主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工人工资，先从每天二十苏降到十五苏、十二苏，然后又降到八苏，这是工厂主们用他们的新蒸汽机新纺织机和一切新发明向工人开战。其目的自然是对货币无止境的贪求”。^⑥

和所有古典经济理论家一样，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作出了“不偏不倚”地研究和“公正无私”地探讨。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风暴那样迅猛，使社会沧桑巨变，事过境迁。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那里开始。所以，在西斯蒙第的著作中更突出表现在对重农思想的变异。

例如，对于法国统治者的压榨，包税吏的盘剥，商人的贪贿；布阿吉尔贝尔曾鸣鼓而攻，对劳动者的悲惨遭遇又掏出一腔同情。

从他的著作中，人们一望而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经济利益水火不容。西斯蒙第却企图去调和矛盾，他认为资本与劳动的交换是双方交受其利，而且首先是对劳动者有利，因为在劳动果实结出之前，资产者已经把生活资料垫付给劳动者，同时对企业主也有利，因为企业主得到的果实比劳动者得到的工资价值更大。

布阿吉尔贝尔以事量为依据，证明在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的法国农村，由于人头税的败坏，捐官制的混乱，一切负担都落到毫无保护能力的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使他们在艰难竭蹶的泥潭里挣扎，一遇荒年只有转填沟壑。

西斯蒙第一反上述观点，他讴歌小生产，把人类希望寄托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复归。他不顾自己亲历并考察过的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进程：英国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于1700—1760年通过208个圈地法令，1790年后又通过两千多个法令，共圈占土地三百多万英亩，小土地经营基本消失，小农生产者背井离乡，流落街头这一事实，反而说：假如英国村社土地被分为二十一三十英亩大小一块自由土地，他们（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骄傲的英国农民阶级将会怎样地复兴起来。

西斯蒙第作为一个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重压下痛苦呻吟的小生产者的代言人，文章中充满了小生产者的哀怨和向往，表现了对早已破碎不堪的岁月的怀念：把小生产局面看作是一个黄金时代而希冀它起死回生。

与西斯蒙第几乎同时，法国还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傅利叶试图用试验办法改革消费，建立一种工农结合的“法伦斯泰尔”的平等、合作的社会组织细胞。卡贝提出建立国内移民区或小伊加利亚美洲移民区，使劳苦大众在其中幸福劳动、和谐生活。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空想，无非是现实社会

的灾难、痛苦在人们思想中所产生的对立面。但“空想社会主义者注视着实际发展的趋向……而西斯蒙第却背向这一发展，他的空想不是预示将来而是复活过去”。^⑥

《共产党宣言》指出：“正如法国这样以农民占人口大半的国度里，自然要出现一种作家，他们虽然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但他们批判资产阶级制度时，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尺码来量度资产阶级制度”。“这样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便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都占据这种领导地位的人物”。

三、资产阶级巩固政权，巴师夏庸俗经济理论出台与思考

1815年拿破仑帝国崩溃，法国国力大衰，波旁王朝随之复辟。大批士兵解甲归田。土地析分加剧进行，资产阶级宁肯把资金投入工商业，对农业却不屑一顾。农村失业人口流入城市，工厂和手工业无法承载。查理十世继位，反动势力反攻倒算，一度猖獗。人民不堪忍受，1830年发动“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资产阶级攫取革命成果，压迫如故，终于酿成1848年“二月革命”。人民推翻路易·菲力蒲的“七月王朝”，建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三十年中政权几经更迭。隔海相望，英国工业革命蒸蒸日上，国力处于世界巅峰、法国的科学技术、生产事业虽然在小农经济包围中踽踽而行。但勒邦、安培的物理贡献，沃克兰的化学革命，拉马克物种进化令人惊奇的研究，拉雷外科治疗的卓越贡献，依然透出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胜利后人民获得精神解放的生机。甜菜制糖业的普及，奥伯埃普夫滚筒印染业的实用，资本主义集约化大生产已脱颖而出。“七月王朝”十八年中，蒸汽机增加七倍，铁路普遍修筑，运河次第开掘，棉花、煤炭产量倍增。劳动者的状况却未得到任何改善。共产主义先驱者巴贝夫谴责新王

朝带给人民的是苦难、不幸和监禁。劳动者的反抗从未止息。如1819年翁热矿工停产，1820年巴黎六万建筑工人罢工，1831和1834年里昂工人两度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稍后，布朗基领导的“四季社”号召发难，1844年日维埃矿工抗争，加上1845到1847年谷物欠收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农民的斗争不再从属于资产阶级反封建，而是把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使命的无产阶级看成同盟军、领导者。巴贝夫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已在传扬。无产阶级英勇战斗、慷慨赴义使资产者骤然警惧。此时，资产者不再需要古典学派对社会经济内部联系作公正无私的探讨和不偏不倚的研究，而是作辩护性的描述。所以“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⑦以萨伊、巴师夏为代表的法国庸俗经济理论由是产生。

劳动价值论的奠立是古典学派的重大贡献。恩格斯指出：“价值论乃经济学体系是否坚实的试金石”。但以斯密继承人自居的萨伊却大加非难，说：“把创造价值的力量完全归之于劳动，这是一种错误”。^⑧价值从何而来？他认为是资本、劳动和自然力“三要素”共同创造。显然和古典学派大相悖谬。其缘由马尔萨伊一语道破，他认为，劳动价值论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富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得到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劳动价值论既已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生存，势必遭到萨伊等人的鼓噪反对。

西斯蒙第曾从小生产者利益出发，论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蒸蒸日上，小生产者渐趋破产，大量涌现的商品由于缺乏买主，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用消费不足解释危机并非妥善。但他毕竟预见资本主义不会永恒。

萨伊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他编造了“销售论”与之掎抗。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再生产和销售普遍和谐，即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他提出，所有生产者的主要兴趣不在于交换价值，而在于用一些产品去交换另一些产品，所以资本主义不可能出现由于大量产品过剩而引发的经济危机。并由此推论出“销售的自由流畅，买卖的完全均衡”的“萨伊定律”。

事实和萨伊论证截然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早已险象迭生：“南海公司”劫掠、诈骗引发的“南海泡沫”殷鉴不远，1793—1819年六次大量产品过剩的异兆悲音遍被法、英，1825年危机的风浪正恶。事实一再证明萨伊的破产。对于已经掌握了政权的资产阶级说来，如何地平劳动者的反抗斗争才是当务之急。萨伊的“生产三要素”和“定律”对于迫在眉睫的罢工斗争毕竟的缓不济急，迂阔而远于事情。尤其使资产者惶悚的是，无论基佐政府的欺骗镇压抑或卡芬雅克的血腥屠杀，只能激起无产者更加激烈地反抗。环伺四邻，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起义，波兰民族解放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急需一种理论去迷惑和麻醉劳动者以转移他们的斗争视线，证明劳资双方随着生产发展共臻繁荣，最终达到使无产者放弃斗争，听命于资产者摆布的目的。于是，巴师夏的“经济和谐”理论应运而生。

在《经济和谐》中，巴师夏开宗明义，声称自己致力于目的在于推翻社会对抗和阶级矛盾、斗争的学说。他喋喋不休向工人说教，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是最美好、最完善、举世无双的公正社会。法国各阶级在其中各得其所，共享昇平。他把资产者对雇佣劳动的压榨论证为两种交换着的服务关系。即无产者向雇主提供劳动，雇主向工人提供生产条件与工资。这是双方交换着服务，就象你给我做这件事，我给你做那件事一样和

谐。马克思指出：“巴师夏是庸俗经济学辩护论者中最浅薄，从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

巴师夏不顾资本的原始积累是用火和剑的历史载入人类编年史这一事实，如美洲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剿灭，奴役他们在矿坑中的活埋，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劫掠……反而讴歌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资本的根源是来自智慧和节约的人类天性”。他为资本剥削辩护，掩盖资本罪恶的用心昭然若揭。

不宁唯是，巴师夏对于法国已经大量出现的财富和贫困正在社会两极—资产者和无产者身上的积累企图一笔抹煞。劝诱工人放弃斗争，和资产者通力合作。要工人相信由于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中分配给资本家的部分，绝对量会增加，但相对量会减少；分配给劳动者的那部分财富，无论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会增加”。^⑩由于社会发展，工人阶级将得到最大利益。他自诩这是一个伟大、奇妙、保险、必要的规律。

但是，根据维尔纳夫—巴热蒙公布的此一时期劳动者境况的调查：工人住在破旧不堪的房子里，身体倍受摧残，贫困化几乎要从肉体上消灭工人阶级。一个男人每天至少劳动十三个小时才能挣到两个法郎，妇女只能挣二十个苏、儿童只能挣十个苏。百分之六十的青年工人由于体力不足被征兵委员会除名，工厂工人平均寿命不足三十岁。

尽管巴师夏编织谎言，但事实如铁，他挖空心机杜撰的“规律”不戳自破。和所有庸俗经济学家一样，他的著作“只不过是把资产阶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美好的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的气味并宣布为永恒的真理”^⑪而已。巴师夏本人最终只能归于资产阶级豢养的文丐之流。他的所有著作，不过是一个典型的辩护士坏心恶意的自白状而已。（下转第6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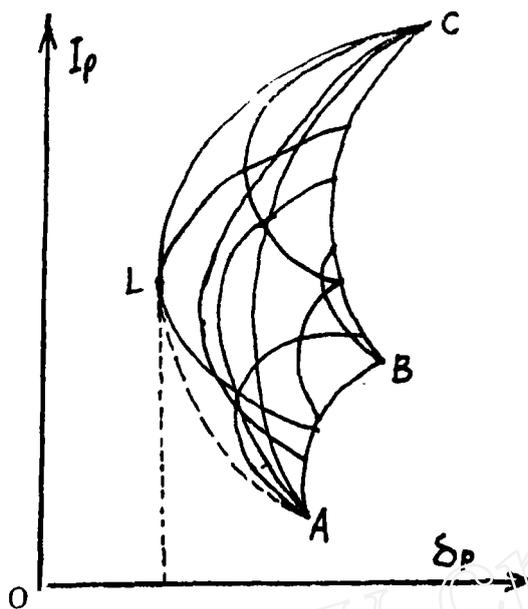


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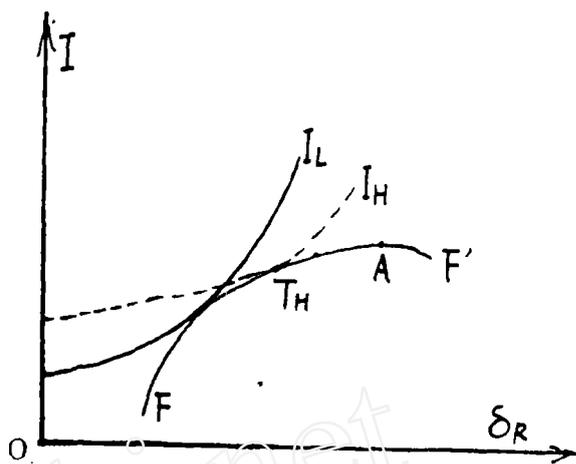


图5

(责任编辑 沈晓冰)

(上接第18页)

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证明了，重农学派倡言改革，其目的仅在于巩固自身所依附的封建王朝，在一个强大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劳动者必然被套上更沉重的枷锁；无产阶级和法国广大小生产者也不可能从西斯蒙第的空想说教和娓娓动听的罗曼蒂克的描绘中能寻找到解除自身苦难的正确答案。

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所制定的“人和公民权利的宣言”中，提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当资产阶级一旦巩固了政权，就立刻对昨日反封建的同盟者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镇压。西斯蒙第亲眼看见法国革命的悲惨结局，他承认“他的伟大的同胞和革命前法国的优秀人物所怀抱的那些希望实际上实现的太少了”。^⑩

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如果把自己的幸福和自由的希望寄托于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掌握后的恩赐，从而把资产阶级认为是可靠的同盟者，那就不啻与虎谋皮。1830年巴黎工人、士兵和学生发动的“七月革命”和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虽然失败，却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先锋作用，标志着无产阶

级开始走上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巴师夏用编织谎言去扭转工人阶级的斗争方向，结果只能是白费心机。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了。它号召“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它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真理的光芒照亮了世界也包括法国革命斗争的道路。法国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拨开迷雾、摆脱羸縻，终于把反抗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注释：

- ①④《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一卷，第123页。第二卷，第387页。
- ②③《魁奈经济著作选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9页。③同②。
- ⑤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转。第705页。
- ⑥《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二卷，第207页。
- ⑦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72年版，第17页，第98页。
- ⑧⑨季陶达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63年版。第94页，第220页。
- 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第105页。

(责任编辑 曾德国)